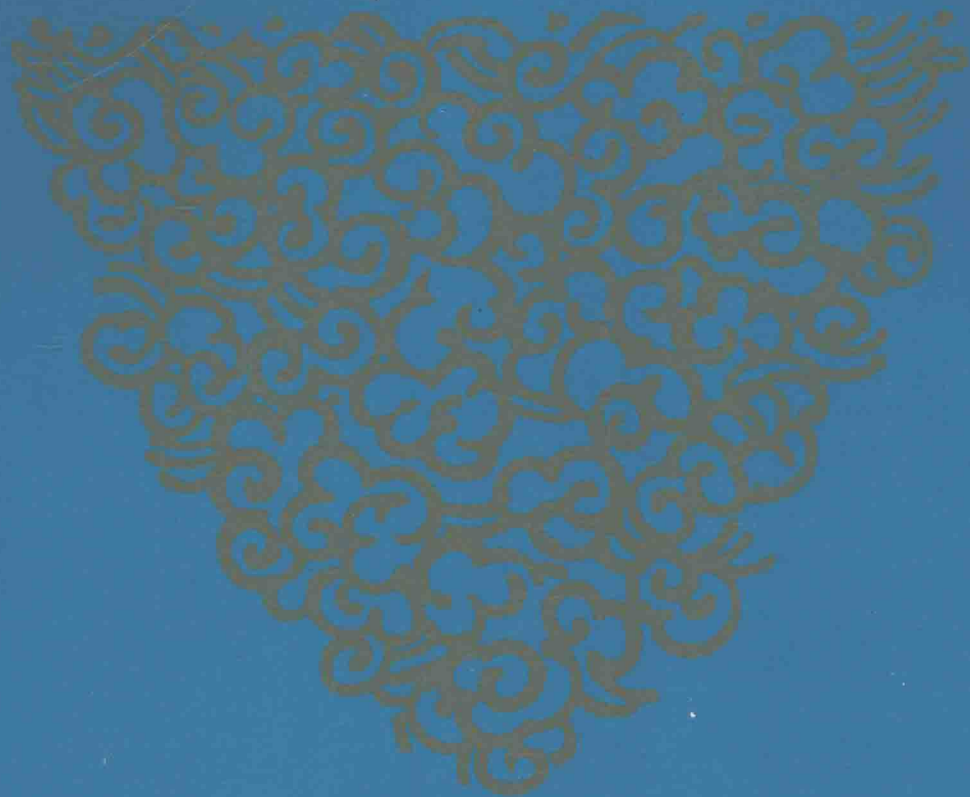




列子讀本

新譯

莊萬壽 注譯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 三民書局印行

莊萬壽 注譯

新 譯

列子讀本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列子讀本 / 莊萬壽注譯. — 三版一刷. — 臺北市：三民，2009

面；公分.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4-5122-0 (平裝)

1. 列子 2. 注釋

121.321

97022043

◎ 新譯列子讀本

注譯者 莊萬壽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79年1月
三版一刷 2009年3月

編號 S 03024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122-0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導 讀

壹、列子其人

一、非虛構人物

列子與老子其人其書，問題都是比較複雜的。列子給人的印象，像是個比老子更具神仙化的人物，司馬遷《史記》還有〈老子韓非列傳〉，卻沒有列子傳，難怪宋代高似孫懷疑沒有列子其人。他說：

觀太史公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莊子·天下》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闢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子略》

卷二

其實關於列禦寇其人的事蹟、思想散見於先秦簡策上，這個人物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莊子》書引列子或列禦寇其人事蹟者計有：「夫列子御風而行」（《逍遙遊篇》）、「鄭有神巫曰季咸」（《應帝王篇》）、「列子行食於道從（徒）」（《至樂篇》）、「子列子問關尹」（《達生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田子方篇》）、「子列子窮」（《讓王篇》）、「列禦寇之齊」（《列禦寇篇》）凡七章，其人形象之所以十分模糊，是因為把列子作為《莊子》書中的陪襯，所以沒有獨特的思想，《天下篇》雖沒有列子，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列子在《莊子》內外雜諸篇的具體存在。

此外，又見於《戰國策》、《呂氏春秋》、《尸子》、《韓非子》。《戰國策·韓策二》說：「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通「禦」）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王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這裏明說戰國時韓國使者史疾在研究列子學說，則列子應不是子虛烏有了。不過史疾所說的「貴正」，大概是指能抵禦盜寇而歸之於正的意思，也許列子其人最初真的是能抵禦盜寇的人，而名之曰禦寇。或許其名曰「禦寇」，猶如《周易·蒙卦》說：「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而為後人附會禦寇之事。二者孰是，已不可考。《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稱：「（陳）宣公十一年，殺

其太子禦寇。」可知春秋初年已有人以禦寇為名的，列子名曰禦寇，也不足為奇了。

《呂氏春秋·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兼），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倪）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列子且不論外，餘九人都是真有其人其術的，何獨列子不然，貴虛是列子的主張，除又見於《尸子·廣澤篇》外，今本《列子·天瑞篇》也說列子貴虛。由此看來，列子這個人，是不容從歷史上的一筆勾銷的。

二、春秋鄭國人

列子雖有其人，其生存的年代卻不能確定。道家人物大抵是當權貴族或沒落公族的覺悟者，他們深知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反對用來壓迫人民的政治組織和政治行為，於是離開了他們的生活圈，走向田野、市井，自食其力，勞動生活，有的隱姓埋名，像《論語》中的晨門者、荷蕢者、荷蓀丈人；有的偶而一露其名而已，如長沮、桀溺。因此有立言傳世的道家學者，其人其書都比其他學派的學者來得撲朔迷離。尤其傳說中近乎神人，而能御風而行的列子（《莊子·逍遙遊篇》），要考證他的年代是極為困難的。

歷代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

劉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列子新書敘錄》）

柳宗元：「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為鄭耶？……」（《辯列子》）

殷敬順：「與魯哀公同時。」（《列子釋文》）

葉大慶：「繆公立于魯僖三十二年，薨于魯宣三年，……《列子》書《楊朱篇》：「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繆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之事，上距鄭繆公三百年矣。……因觀《莊子·讓王篇》：「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按又見《列子·說符篇》），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考《史記·鄭世家》，子陽乃繆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繆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繆」為「繆」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考古質疑》）

姚際恆：「案柳之駁向誠是，晉張湛註已疑之，若其謂因魯而誤為鄭，則非也。向明云「鄭人」，故因言鄭繆公，豈魯繆公乎？」（《古今偽書考》）

吳德旋：「疑列子實鄭穆公時人，向所見《列子》八篇中當有與鄭穆公問答語耶？抑出處時事有可考而知耶？不然，向何至疏謬若此？」（《辯列子》）

馬敘倫：「韓非所謂子陽，即鄭康公，康公與繆公相承，劉言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豈指其始居鄭時邪？……《呂氏春秋·下賢篇》曰：「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而本書《應帝王篇》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是列子與子產同時。」（《莊子義證》）

蔣伯潛：「今按《莊子·讓王篇》，蘇軾已疑其偽，此篇如不可信，則列子辭鄭子陽粟一事亦不可信。

列子與鄭繆公、魯繆公，或鄭康公同時諸說，皆以此事為論據，亦均落空矣。至於伯昏瞀人、壺丘子林……皆庚桑楚之類，為寓言中虛構的人物，欲據以考列子之時代，亦屬無稽也。」（《諸子通考》）

嚴靈峰：「可知列子與子產、鄧析為同時人。……彼上及見閻尹、下與子陽同時，假定列子生於鄭聲公元年，卒於鄭繆公十年，他的壽命有九十八歲。」（按此處年代有誤。聲公元年為西元前五〇〇年，繆公十年為西元前三八三年，不止九十八歲。）（《列子章句新編解惑》）

按今本《列子》一書，包括了從先秦到魏晉的材料，裏頭出現的人物和情節，大半都是虛構的寓言，如果據以來考據列子年代，豈只是謬之千里而已。劉向說列子與鄭繆公同時，繆公（西元前六二七至前六〇六年在位——據《左傳》、《史記·鄭世家》考）年代較早，柳完元以為列子與孔子、子產同時，上距繆公幾百年，鄭繆公應為魯繆公，實則孔子生於西元前五五一年，去繆公之死才五十五年，若是子產，還更接近，姚際恆已指出其誤。葉大慶則以為繆公下與列子同時的鄭子陽相距甚久，子陽是鄭繆公的相，所以葉氏以繆公為繆公之誤，但誠如蔣伯潛所說：列子辭子陽粟一事如不可信，則繆公之說也全無憑信了。

大抵近代學者都相信列子與子產同時，子產出現於《左傳》：最早見於襄公八年（西元前五六五年）鄭侵蔡，子產不順。十九年（西元前五五四年）為卿，昭公二十年（西元前五二二年）卒。如此，列子若稍早一些，便可與鄭繆公同時了。可是我們對材料的取捨是嚴謹

的，絕不會因為配合繆公，而毫無證據的就把列子往上挪五、六十年。

此外，與列子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人、事，其年代尚有：西元前五七一年，鄭相子駟朝鄭釐公。西元前五六三年，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西元前四〇一年（？）鄭繻公殺其相子陽。至於馬氏以子陽為鄭康公，康公為鄭國最末的國君，在他就位的第二十一年，為韓哀侯所滅，時為西元前三七六年。

綜合以上的材料，從鄭繆公到鄭康公約二百五十年間，似乎都可以證明列子的生命活躍在這漫長的歷史年代中。縱使從子產算起，到鄭繻公為止，也有一百五十年左右，既然晏平仲可以與管夷吾談晤（見《列子·楊朱篇》七章），為什麼列子就不能在這漫長的年代中出現？總之，有關列子的材料多為寓言，編寫時代漫長，作者非一，自然不能視為有效的史實，若以此要推算列子的年代，何啻緣木而求魚。

那麼列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名叫禦寇，隱居在鄭國，或許就是鄭國人。是什麼時代的人呢？大概是春秋時代的道家學者吧！戰國時代的文獻對他的記載已經很模糊了。

貳、《列子》其書

一、歷代學者對《列子》的考證

先秦時代，應該沒有《列子》其書，當時只是散存著一些其人其事材料而已。後來這些材料輾轉流入漢廷。或即為劉向《列子新書敘錄》所說的內外書二十篇的原始素材。這並不是說《列子》原本就有二十篇，而是由於古代簡策繁重，多單篇流傳，許多重複或類似的材料，同入大內，這二十篇大概是由管理圖書的官吏所選出有關列禦寇事蹟的所有材料。然後劉向去其重贅，定為《列子》八篇，也就是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八篇。劉向在漢成帝永始三年（西元前一四年）上書時，對這已經精選過的八篇，仍有微辭。他說：「（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

《漢志》著錄的八篇《列子》，是劉向編定的，包括了不同時空的材料。這八篇本，不久，可能又散失了，到了司馬家南渡之後，中書郎張湛的祖父張巖又多方蒐集，參校有無，而恢復八篇之數。這一次的成書，其中的材料更亂更雜，時空也更綿延、廣袤。然後由張湛加以注解。

張湛的注本在唐初才開始流行。隨後柳宗元最早提出問題，懷疑列子其人年代不符。宋代，高似孫以為書中部分是後人會萃而成的。葉大慶也以為是後人增益。黃震則對其書是否為《列子》真本，更表疑問（《黃氏日鈔》）。到了明清，學者的懷疑逐漸深入，提出的問題也比較具體，但大半都是讀書筆記，信手拈來的一得之見而已。其中也有少數主張不是偽書，像《四庫提要》便認為是列子弟子所作。一九一八年九月陳三立在《東方雜誌》一四卷九號

發表〈讀列子〉一文，主張是季漢魏晉之士所依託增益的。次年，馬敘倫在北京大學的刊物《國故》一號至三號，陸續發表《列子偽書考》專文，舉二十事以證明《列子》是「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並疑是王弼之徒所偽作，一九二〇年日本武內義雄在《中國學》一卷四號，發表〈列子冤詞〉（江俠菴有譯文，收入《先秦經籍考》）反對馬氏之說，但他也承認此書是經後人刪改的，唯大體上，尚能保存劉向校定時的面目。至此，學術界已公認《列子》不是先秦的古籍了。

一九二二年顧實在《漢書藝文志講疏》中，以為不是王弼偽作，而是「張湛所綴拾而成」。一九二四年，陳旦在《國學叢刊》二卷一期，發表〈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以〈楊朱篇〉篇文有直譯佛經《寂志果經》者，並指出張湛是《列子》偽造者。同年陳文波在《清華學報》一卷一期，刊出〈偽造列子者之一證〉，以為《列子》中有抄自《穆天子傳》、《史記·管晏列傳》、《靈樞經》等晚出的著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到六月，梁啟超在燕京大學講學，題目為「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更一口咬定《列子》是張湛偽造的。

一九四八年岑仲勉在《東方雜誌》四四卷一號，發表〈列子非晉人偽作〉一文，在學術界，起了一個波浪，他比武內義雄更強力的逐條反駁馬敘倫的說法，主張是戰國末年的作品。一九五九年楊伯峻出版《列子集釋》，附錄有〈列子著述年代考〉，就漢語史的角度來探討《列

子》用語的時代性，其結論仍是晉人的贗品。同年，嚴靈峰在《大陸雜誌》一八卷一一、一二期，發表〈辯列子書不後於莊子書〉一文，以為《列子》早於《莊子》，今本乃為劉向校本的殘缺。一九六二年，臺灣師範大學出版《國文研究所集刊》六號，有朱守亮的論文〈列子辨偽〉，他以各種角度來辨認《列子》的內容，反對嚴氏，重申馬氏之說，確認為郭象以後的偽作。一九六六年嚴氏又在《國魂雜誌》二四八期發表〈列子章句新編解惑〉提出申辯，以駁朱說。大抵嚴氏的貢獻在於能從張《注》著手，找出不少的證據，以還張湛清白之身。至於說《莊子》抄自《列子》，恐怕理有未足了。

以上是《列子》辨偽的史略，事實加入這個主題討論，或在外圍批評的學者，不可勝舉。按前面已講過：今本《列子》包括了各時代的材料，因此我們若研究其真偽時沒有比較客觀的立場，則論戰永無休止，只是抓住書中的幾個字句、詞彙，就以自己先入為主的偏見加以推斷，結果不是「你抄我」，就是「我抄你」，各持一端，永難了結，岑仲勉對馬敘倫的反駁，便是用這樣的方法。大抵先秦史料不多，尤其有關古史人物的傳說、事蹟更為有限，學者往往要取這些有限的史料來印證己說，使得古書雷同的材料很多，以子書言：《莊子》、《列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新序》、《孔子家語》……有許多互見的篇章字句，固然其中有某書抄某書的現象，但除非有明顯的證據，否則要澈底探究真象，恐怕是相當困難。

古書的真和偽沒有明確的界線，是否原作者一人所作的才是真書呢？那麼可斷言：先

秦，甚至秦漢之交流傳至今的古書沒有一本是一人一時之作，像《莊子》便是先後經劉安門客、劉向父子所蒐集編校而成的，其中材料有先秦的，也有漢初的；作者有莊派、老派的學者，並且也有受儒家、陰陽家影響的作品：如此是否要視《莊子》為偽書呢？《列子》與《莊子》也是一樣，只是集結的材料延長到魏晉而已，它是一部包含先秦材料，又反映魏晉人觀點的古書，我們為什麼要強調它是偽書以致削弱它的價值呢？總之，對古書材料的分析斷代是需要的，若要勉強論定某書是真是偽，就大可不必了。

以下列舉歷代學者對《列子》詞彙、字詞的考證三十六條，由於材料很多，考證叢雜，只能摘要綜合各家說法，其中對各條反正之意見，或加有筆者的看法，其考證過程，以篇幅關係從略。（拙作〈歷代學者考證列子的總檢討〉——《列子研究》之一篇）

①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天瑞篇》）

△《列子》抄襲《周易乾鑿度》：張湛（《列子注》）、何治運（《書列子後》）、孫詒讓（《列子札迻》）、馬敘倫（《列子偽書考》）、王重民（《列子校釋》）、朱守亮（《列子辨偽》）。
△《周易乾鑿度》抄襲《列子》：胡應麟（《四部正誦》）、嚴靈峰（《辯列子書不後於莊子書》）。

按這四字宙進化的過程，為先秦所無，只能出現於陰陽五行盛行的西漢，漢後六朝唐宋人著述所引有這四名的都與《周易》緯書有關，《列子》所引的大概也來自《乾鑿度》。

②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天瑞篇》）

△本佛教輪迴之說：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陳三立（《讀列子》）、朱守亮。

△《列子》的循環論，與輪迴不同：嚴靈峰（《列子章句新編解惑》）、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

按道家有一套自然循環的理論，嚴氏所說為是。此外，亦有從張湛《列子·序》所說「往來與佛經相參」者，甚或有主佛出於《列子》書者，如朱熹《語類》、宋濂《諸子辨》、陳澧《東塾讀書記》等，唯舉例不限於本條，引從略。

③「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周穆王篇》）

△「數十年來」說法，與先秦、兩漢說法不合，而與《世說新語》相合：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

④「舞仁義者」（《天瑞篇》）、「為若舞」（《仲尼篇》）

△「舞」字用法，非先秦所有：楊伯峻。

⑤「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瑞篇》）

△「未是」是漢魏以後詞：周光午（《列子集釋》引）。

⑥「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山中有神人焉」一章（《黃帝篇》）

△抄襲《山海經·海內北經》及《莊子·逍遙遊篇》而成：馬敘倫、陶光（《列子校釋》）。從此說。

△存疑：武內義雄（《列子冤詞》）、岑仲勉（《列子非晉人偽作》）。

⑦「一朝都除」(《黃帝篇》)

△「都」字作為副詞，只是魏晉六朝的常用詞：楊伯峻。

⑧「九淵」(《黃帝篇》)

△取《莊子·應帝王篇》三水，再取《爾雅》的六水：郝懿行(《爾雅義疏》)、馬敘倫、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陶光、王叔岷(《莊子校釋》)、朱守亮。從此說。

△《莊子》抄《列子》：岑仲勉、嚴靈峰。

⑨「西極化人」(《周穆王篇》)

△指佛：葉大慶(《考古質疑》)。

△非指佛：黃震(《黃氏日鈔》)、嚴靈峰、徐復觀。從此說。

⑩「周穆王八駿見西王母」(《周穆王篇》)

△抄襲《穆天子傳》：馬敘倫、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陳文波(《偽造列子者之一證》)、朱守亮。從此說。

⑪「夢有六候」(《周穆王篇》)

△剿竊《周禮·春官·占夢篇》：馬敘倫、朱守亮。

△安知非《周禮·春官·占夢篇》抄《列子》：岑仲勉。

按此章可能拼湊各處的素材而成，或即魏晉《莊子》五十二篇本。六候以下二十四字確是取自《周禮·春官·占夢篇》。

⑫ 「陰氣」一段（〈周穆王篇〉）

△抄襲《靈樞經》：陳文波。

按誰抄誰，不可考。

⑬ 「儒生」（〈周穆王篇〉）

△儒生為漢世之名：馬敘倫、劉汝霖（《周秦諸子考》）、朱守亮。

△儒生即儒先，為戰國之名：岑仲勉。

按儒生雖可通儒先，戰國已通行。但對於「宋陽里華子」一章是否為戰國作品並沒有決定性。

⑭ 稱黃帝孔子為聖人（〈周穆王篇〉）

△非戰國之書：何治運。

△《孔子家語》尊孔子為子，《列子》因之：陶光。

⑮ 「西方聖者」（〈仲尼篇〉）

△指西方佛氏：高似孫（《子略》）、吳曾（《能改齋漫錄》）——《雲麓漫鈔》引）、姚際恆

（《古今偽書考》）、鈕樹玉（《列子跋》）、龔自珍（《定盦文集補篇》）、何治運、馬敘倫、梁啟超、朱守亮。

△非指佛：趙彥衛（《雲麓漫鈔》：西王母之類）、黃震、武內義雄（《列子冤詞》：道家理想人物）、湯用彤（《漢魏西晉南北朝佛教史》：或指西出關之老子）、嚴靈峰、徐復

觀。從此說。

①6 「四海」、「四荒」、「四極」(《湯問篇》)

△出《爾雅》：何治運、郝懿行。

①7 「渤海之東……實惟無底之谷。」(《湯問篇》)

△竊《山海經》及《注》而成：馬敘倫、朱守亮。

①8 「方壺」、「瀛洲」、「蓬萊」(《湯問篇》)

△三神山事出於秦代：馬敘倫、劉汝霖。

△神山、仙人之說，戰國齊威王時已有之：岑仲勉、嚴靈峰。從此說。

①9 「菌芝朝生晦死」(《湯問篇》)

△引用《莊子》崔譔《注》：馬敘倫、朱守亮。

△物朝生暮死似是古人常識：岑仲勉。

②0 小兒辯日(《湯問篇》)

△竊自桓譚《新論》，《博物志》所引亦出《新論》，末云：「亦出《列子》」四字為讀者注

語：馬敘倫、朱守亮。此說可從。

△《博物志》未必採自《新論》：岑仲勉。

②1 「鍾子期」(《湯問篇》)

△列子不及知鍾子期事：馬敘倫。